

孤独是生命中的常态

——评贾平凹《生命是孤独的旅程》

■ 刘小兵

贾平凹又出新作。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他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的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尽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

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



《生命是孤独的旅程》
贾平凹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

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

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而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的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思,揭示出“神圣是真正的孤独”的真谛。他道禅理,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

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进行诠释。贾平凹则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所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

在该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

在看不见处相连

——评芭芭拉·金索沃《豆树青青》

■ 郑小希

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毒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踞各大图书畅销榜。

她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金索沃和丈夫居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被选入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

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她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毒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结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

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它可能不易觉察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

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她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她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

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她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露安帮她照料孩子,替她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

但她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她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她的信任与爱意,也让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她和露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

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她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她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互相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她终于对露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她向小女孩作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

豆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根瘤菌与它共



《豆树青青》
[美] 芭芭拉·金索沃著
杨向荣译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豆树也能蓬勃生长。

泰勒的室友露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

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露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她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她惧怕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废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那就完蛋了。”

但这并未改善她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露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她认为露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

在泰勒一次次的鼓励下,露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她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她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她、支持她的人,渐渐地来到她的身边,露安一步一步地走近她真正想要的生活。

露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她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她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

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有一种魔力。《豆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露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她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她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

的确如此。《豆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和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

蘑菇云散去后的反思

——评《干掉太阳旗》

■ 四白

历史学家说,回望历史,要抱着温情与敬意。但是,对于战争史,此话显然不适。

阅读战争史,免不了触及纷繁的死亡与堕落的人性。战争越惨烈,读者的厌弃之心越强烈——因而,阅读战争史,无须温情,只需多一点耐心,从血肉横飞的战场中捡起一点教训,重拾一丝人性的光辉。

读《干掉太阳旗——二战时美国如何征服日本》,尤需这种耐心——电影镜头式的书写,简淡跃动的笔调,见血见肉的白描,层层推进的笔法,将残酷的太平洋战争呈现眼前:呼啸而过的机群,冒着浓烟沉入太平洋的巨舰,枪炮声中混杂着哀嚎声,临危受命的总统和刚猛激昂的将军,蚂蚁般穿梭在死亡边缘的士兵和高光闪现的战斗英雄,轰炸中四处奔散的平民和神情泰若在日本天皇……每一段都隐隐响着枪炮声,每一句都藏着人性的光辉与卑劣,在体系严谨、数据详实的书写中,一座满目疮痍的战争石碑巍然耸立。

读至绰号“小男孩”“胖子”的原子弹在广岛、长崎落下,之前所有关于战争的铺陈都有了着落——日军向死而生的坚韧与凶残和“一亿玉碎”的战争狂言,在两朵蘑菇云中烟消云散;从战争牢笼里走出的美军,在两声核爆之后,不再佝偻着身子在一座座太平洋小岛上朝不保夕,



《干掉太阳旗——二战时美国如何征服日本》
[美] 比尔·奥雷利
马丁·杜加尔德著
庄逸抒、王彦之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终于挺起腰板,满面春风涌进了日本的国土,征服了日本人。

胜利了吗?不,战争永远没有胜利者。

升起的蘑菇云下,万物如刍狗。细读有关原子弹的篇章,会读出作者的无奈以及字里行间弥漫的悲悯。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画了核爆后的人间地狱——百年城市荡然无存,几十万人瞬间蒸发。幸存者的诉说,犹如蒙克名画《呐喊》,一张空洞的嘴,涌出了世间所有最悲戚的话。

作者剥洋葱似地层层推进,暗含因果,最后露出了蘑菇

云这朵恶之花——以暴易暴,以命换命。下达命令的杜鲁门说:“没人会比我使用原子弹更感到不安。但令我感到不安的还有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以及对战俘的杀害,似乎他们唯一能听得进去的就是炸弹的声音。要对付一头野兽,首先你得把他当成一头野兽。”对于攻击人类的野兽,自可不容其于世,但那些温顺的人们,为何也要跟着走进黑夜?

历史自有逻辑可循,人性最难捉摸。

自诩为文明人的日本,“二战”时的兽行令人不齿,至今仍立鬼拜鬼,希求抹去不光辉的一页。殊不知,它播下的苦难与仇恨,终将反噬它的文明肌体。

同样的,美国投下原子弹,以几十万日本平民的生命为代价终结了战争,给无辜平民的伤害也是巨大的。

好在,历史始终是公正的。不管以谁的视角、以何种姿态,凡是记下的每一笔,尽管血肉横飞、不堪入目,却值得我们以最大的勇气去正视去铭记去反思——战争,何日终止?否则,任何冠冕堂皇的口号,和狂人的战争狂言并无二样——你同样在制造苦难!

愿万民有幸,生在安稳的人世间,而非征服与被征服、火与火相抗之地。这也是作者在书写绝望的人间地狱的同时,放出的一道希望之光。